

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
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
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
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也道全為無用
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
其簪而載之木簪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文者冠鷲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
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
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直音丹其家含珠鱗
施綸組以負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
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卷七 虛集七 八三三

名之樸也

汜論訓上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

皮衣屈而紮之如今胡家韋襲反摺以為領也一說整放髮也綰繞頸而已皆無飾

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

子而不奪

子子無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也懷

歸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夭折

鳥鵲之

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牽也

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

章甫哉

褻衣謂方輿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曲領褻衣也委委貌冠章甫

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

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岸之中以為窟室也冬日則

不勝霜雪夏日則不勝暑熱昏蟲

蟲讀詩云言采其商之商也

聖人乃作

起

也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椽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

臣也世本曰伯余制綖麻索縷手經指其成絜網羅絜銳索功也

讀恬然不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耨屬也蜃大蛤摩木

鉤而樵抱甄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民勞

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泉而汲耨讀曰優椽

謂之儻所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

也乃為窳木方版以為舟航窳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乃為輶躡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輶躡輶輶也而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平

虛集七

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僮故為鷲

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

刃猛獸不能為害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

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

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

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舜不告而娶非

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

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三十

者陰陽未分時僕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己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

中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

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耳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道十一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也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

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

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

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遠之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

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夏后氏壘周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

以蔽土曰殷人用槨宜以棺為制也周人牆置髮此葬之不同

者也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

祭於閭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舜九韶舜樂也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堯是也禹大夏禹樂湯大濩湯樂周武象武王此樂之不同者

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

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

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

以知築護之所周者也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

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此大夫之妾士

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與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

陽陵國侯也蓼侯暈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

娶夫人由是廢致夫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

人之禮記所由廢也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

堯 虛集七

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上經

也也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

也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

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

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

也常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以治為

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

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

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

秋之時失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 三 虛集七

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本意得其所言

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不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事無

由己請以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

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如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犁攜之攜也

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

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也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

罪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負為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

展而朝諸侯負背也展戶牖之問也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於心

天地聲懼海內備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

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北請而後為

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乎君數

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好憎其所憎也以其

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

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

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

調金石鐘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往有前卻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

非能必中也中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

在其人之功也淮南鴻烈解道藏輯要 叁 虛集七

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

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於其宜當於

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

者人醕工龐商撲女重醕厚不虛華也工龐氣堅緻也商撲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

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

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檠策鏡而御駢馬也鎬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

所制馬口也鎬揣頭箴也駢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之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

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逮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

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

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

蓋堯時人也詢讀夏后之后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

領如蟻螯之蟻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瞻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

一曰渠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瞻瞻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

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絕納之納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幼也二毛有白髮

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下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

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

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齒 虛集七

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

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

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

不可以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

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

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三代

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應

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

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

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非今時之世而弗改

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

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

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國非智不能

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弗行不驗之言聖王

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

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

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也本源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

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虛集七 卷之七

而踰論望故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

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

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

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

不解曰簡大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故使陳

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

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

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

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者也外故

終身而無所定趨定安也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

無轉鬱溼也轉讀清之則燠而不謳惟悴也及至韓娥秦青辭

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慢於志積於內盈而

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

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

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

是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潛

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潛讀汶水之汶潛王田常之後代呂

齒楚將奔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死見戰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癸

虛集七

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楚莊

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遠賈伯盈

致於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

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

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

而行是以非命皆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子所不貴故非也

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肝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已

詩書孔子之意塞楊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

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

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

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

武迹北而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修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入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

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

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入寅也於諸華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入寅所是而行也

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顛項後五世

蘇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

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事者

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

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

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

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効致其忠自為無有其才也秦之時高為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 卷七 虛集七

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三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

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橐之稅以供國用也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丁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

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

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大山下封於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

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

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

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舉劉季也

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

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

為豪萬人前蒙天石而後墮巖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

為英也墮入也給至也給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

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

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

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皮冠也之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

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

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

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

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

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矣 虛集七

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

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

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堯無百戶

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

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身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身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

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

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不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

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

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

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之故聖

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

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剋之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

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

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蠢亦愚無智之貌也趙襄

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智伯智繇襄子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

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與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為飲器故曰以三

晉之地擒也 潛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

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猶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堯

虛集七

亡智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也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為善而能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亡在

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小以為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

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

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

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

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悔恨也羑里今河內

湯陰是也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

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疆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

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雖微湯

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於

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

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

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

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

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

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

必也作固固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

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百

虛集七

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滿而不溢也故曰能持滿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相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

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

信期而必當天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

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

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

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

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

也今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

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嚮牛羊曰犒茅其

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

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者尾生是誕為功者弦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

大功昔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經之維微讀救

滅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

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曰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蹙君也昔蒼吾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

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

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

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百

虛集七

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

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捽升也出溺曰拯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

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

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

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

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

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

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

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

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

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

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人將有來

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人將有來

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人此修

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修

短之分也昔者葛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葛弘周景王之大夫也數歷術天地之

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

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葛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

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籛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三虛集七

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籛囊擔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

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

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悞而徐亡是也

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

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勾踐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鏹以死也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

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

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自